

## 跋

《半截墓碑下的往事》終於要出版了。這本書從 1994 年開始籌劃到現在出版，經過了漫長的 13 年。從最初打算寫一個回憶資料，到後來完成這樣一部著作，從思路到內容到結構，經過幾個人反復推敲，幾易其稿，幾經審核，務求材料真實，言辭樸實，立論有據。在交稿之前又多次多方徵求老同志的意見，進行修改。

這本書是 50 多年來第一次較全面、真實地披露高崗事件發生過程及其社會、歷史背景，以及它對我黨在建國後政治生活的影響，第一次明確提出高饒事件是一個政治冤案的觀點。

事實上，多年來，無論是高崗的親屬還是曾經和他一起戰鬥、工作過的，受株連或未受株連的同志，都曾多次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黨中央提出意見或申訴，要求對此案重新審查，重作結論。在本書即將完稿的時候，2005 年，我們很欣慰地得到一個消息：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代表中央領導同志向高崗的親屬表示大意：中央領導很重視同志們反映的意見，幾年來有關部門根據中央的指示，查閱了大量的檔案材料，一致認為，高崗同志在西北和東北時期對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，這是歷史事實。他在北京的問題，由於有 1955 年黨代會的決議，中央還需要進一步研究。

50 年啊，終於又聽到了「高崗同志」這親切的稱呼！對此，無論是高崗的親屬，還是他的戰友及部下，都會感到欣慰的。接下來，中央同意高崗的親屬修復他的墓碑——按照當年周恩來總理指示的樣子，只刻寫墓主「高崗」和生卒年份，不寫立碑人，不寫碑文。

我第一次去萬安公墓看那半截殘碑，是在 1997 年的初夏。它掩映在雜草叢中，一片淒涼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共和國的第一任副主席呀！

2006 年聽說要重修墓碑了，便去看個究竟，拍了第二張照片——整個墓區經過清理，雜草沒有了，顯得清爽寧靜，高崗墓的兩側還栽了兩束鮮花。轉眼看到小路旁多了一個告示牌，過去一看，原來是告知墓區路線及「名人墓」所在位置，高崗名列其中第 71 位，位置在「西區」。

2007 年初，聽說墓碑修好了，趙老幾次要去看。我說等天暖和再去吧，坐輪椅不會很累。5 月，他過生日，提起此事，卻因孩子出差，說等回來再一起去。他多年患重病，很久沒有寫毛筆字了。在等待日子裡，他費了很大的力氣，寫了幾次才寫成一張條幅「高崗同志之墓」，已經累得氣喘吁吁。他要把它貼在碑上，照張相留個紀念，也算了個心願。

不料，此後不久他的病情加重，住進醫院。在病危之際，他依然念念不忘這件事。6 月 27 日，趙家兄弟和我一起去了萬安公墓，遵照趙老的囑託，貼上碑銘條幅，獻上一個花籃，拍了照片。忽然天暗如黑夜，狂風大作，電閃雷鳴，暴雨如注

第二天我去醫院，給他看了我拍的照片。他用極其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：「這件事告一段落，了卻一個心願。昨天天意，冤案，竇娥冤，六月雪，高崗冤，天降暴雨這本書前前後後經過多少曲折，幾個人，十幾年，不容易，要寫個東西記下來事情辦成了，做了一件好事，不要沾沾自喜是一家之言，要準備接受各方面的回應，特別是不同的反映，要準備挨罵」

或許是他再無牽掛，或許是醫生、家屬和他自己努力配合，他的病情有所好轉。我們期待著他早日康復！

為了讓他早日看到這本書，我和出版社的同仁們日以繼夜地工作。我隨時向他報告進展情況，既是為了安慰他，也是為了鼓勵我自己。

然而，天不遂人願！9 月 9 日星期日早晨六點半，突然傳來噩耗：趙老已於昨夜十點 50 分離開了我們！本來，我正準備這

天下午去醫院，向他報告書稿已進入排版階段的消息，不料還是遲了一步！由於他生前已辦理好遺體捐贈手續，9日上午八點半，我隨趙老的子女們一道，匆匆送他最後一程——將遺體送往北醫三院的解剖樓！來不及通知親朋好友，連鮮花都來不及準備，也沒有隆重的告別儀式，真正的「後事從簡」！

從接到噩耗起，我的心情一直難以平靜。趙老是我的良師益友，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輩。他生前把一生奉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祖國的建設事業，剛正不阿，淡泊名利，歷經坎坷；身後又為醫學研究作最後的貢獻。他真正做到了無私無畏，堪稱我們的楷模。我將永遠懷念他，學習他！

想到這些，當晚我又投入緊張的校核書稿工作，以期實現趙老的遺願——讓這本書早日面世。

張曉霽

2007年9月11日於北京